

特朗斯特罗姆逝世引发中国诗界悼念与思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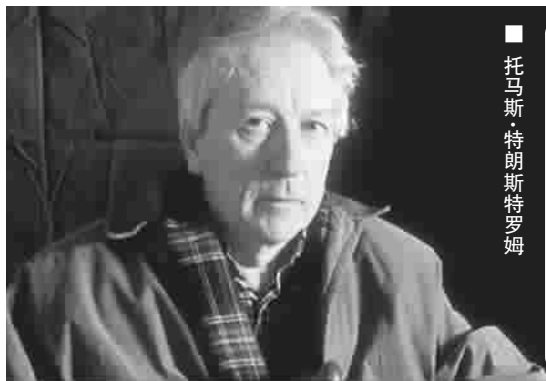
“瑞典王维”走了 当代“诗圣”在哪

具有唐诗意蕴

“醒,是梦中往外跳伞。”是特朗斯特罗姆诗中的名句。在很多诗人及评论家看来,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特朗斯特罗姆是实至名归。最先将特先生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的译者李笠说:“这个奖给不给他,他都是当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李笠是特朗斯特罗姆的“忘年交”,曾促成特朗斯特罗姆的中国之行。他从1984年开始在《世界文学》上发表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译作,1990年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诗集《树与天空》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他说,“他的作品语言风格简洁凝练,意象奇特而精准,有中国唐诗意蕴,所以很容易被中国读者接受。把他称为‘瑞典的王维’是恰当的。”

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理由是“他以凝练、简洁的形象,以全新视角带我们接触现实”。特朗斯特罗姆善于从日常生活入手,把有机体和科学结合到诗中,作品多短小、精炼,往往用意象和隐喻来展现个人的内心世界,将激烈的情感寓于平静的文字里。特朗斯特罗姆曾说,他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

若不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头衔,瑞典国宝级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在中国将更鲜为人知。这位被誉为“20世纪最后一位诗歌巨匠”的诗人近日因病辞世,由此在中国诗界引发哀叹和思考。诗人于坚说:“对于瑞典人来说,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出现,犹如在汉语中出现了唐诗。”一位瑞典诗人从东方诗歌中汲取营养并集大成,而有“近水楼台”之便的数量庞大的中国诗人群体,为何诞生不了当代诗圣?

的写作深受日本俳句的影响(特翁曾写过不少俳句),而俳句又是从中国古代诗歌滋生出来的。

力戒陈词滥调

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写得极慢,产量也很少。即使在创作旺盛期的上世纪80年代,他一年写诗也不过三四首,大部分诗从下笔到定稿往往耗时几年。他一生创作的诗歌不过200来首。特朗斯特罗姆对诗歌语言极度考究,他曾说“刽子手与语言同行”,陈旧的言词谋杀诗意,

而他力戒一切陈词滥调,这令他的诗凝练、干净而陌生。

特朗斯特罗姆作品的中文版本很少。2012年,世纪文景将《记忆看见我》与他最新的诗集《巨大的谜语》合集出版,若不是近日特先生的逝世新闻震动了一下读者神经,这两本书只可能在小众范围内传播。

表达丰富意象

瑞典汉学家,特翁的老友马悦然翻译了《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合集,谈起特翁的诗歌他说,托

马斯原来是一个优秀的钢琴家,并且从小喜欢画画,他的自由诗音乐性很强。1990年,特翁中风后基本丧失了说话的能力,但仍能用左手写诗和弹钢琴。他的诗歌集里,除自由诗和散文诗外,还采用了日文俳句的格律,言简而意繁,有很强的音乐性。

马悦然评论说,“我欣赏他以简朴的语言所表达的丰富的意象与寓意。我欣赏他让我醒过来的惊讶的隐喻,我欣赏他引用古代希腊与罗马的诗律表达生活在现代的人的乐

趣与焦虑。我也欣赏他有时候用禅宗法师的超现实主义的观点来安慰他的读者。”

特朗斯特罗姆先生没有为生计问题而“怠慢”过自己的诗歌,马悦然写道:“一直以来,托马斯和他的妻子莫妮卡经济情况一直都是困窘的。托马斯的薪水并不高,他的诗集也赚不了多少钱。他与老朋友、美国诗人布莱说,他和妻子每到月底就得抖一抖他们衣柜里的衣服,看兜儿里有没有一些硬币!”

唐诗辉煌难现

特朗斯特罗姆受到了诗歌界的推崇,但唐诗的故乡,近年却再也没有培育出过公认的大诗人。评论人唐山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特翁的诗带有浓烈的东方色彩,很有“唐韵味”,但又超越唐诗,为现代人探寻了精神出路;而作为唐诗母国的中国没能产生这样的诗人,一方面是因为符合唐诗气质的时代已经过去,事实上我们已经丧失了借助诗歌来思考人生基本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是现代诗歌对传统的淡化,导致“诗歌生态”被破坏。 本报记者 乐梦融

京城泰安里能否泰安

——北京天桥海派建筑的命运令人关注



京城「泰安里」处处可见上海元素



在京味文化浓郁的北京天桥地区,有一处海派风格的百年里弄——泰安里。2009年,泰安里被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启动腾退。6年过去了,至今仍有十余户人家因拆迁费未谈拢等原因未迁出。3月中旬,泰安里突发火灾,由于救火及时,整体毁坏还不算很严重,但泰安里的保护问题却再次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历经百年 原貌依稀

从珠市口大街拐进仁寿路,一座保存完好的海派建筑显得卓尔不群。门洞上依稀可见斑驳的字样“泰安里”。穿过大门是一条弄堂,两侧共有六幢各有独立天井的小院,六个楼门,两两相对通向弄堂,仿若千里之外的上海。整幢楼的布局小巧紧凑,严谨细腻,回廊连接起按八卦分布的各屋。推开一扇门,高4.5米的房间,墙上有多个窗框精致的木窗,脚下是发黄的木地板,门框被重新漆过,但精致的雕花清晰可见。

残破的砖块、断裂后支撑的窗棂,楼顶缝隙间长起来的青葱小树,让人无来由地联想到落难公子,但历经百年,主体结构基本保持原貌,青砖、法式孟莎顶、罗马式浮雕、德国式大圆窗仍在。一次次的月升月落、叶繁叶疏后,呈现出的却还是她极致的美丽。

破败不堪 几成危楼

据说泰安里最多时曾住过80多户人家,很是热闹。为了增加面积,住户把能利用的空间都改造用上,抽水马桶早被拆掉。小院里到处是临时建筑,挤得只剩一条狭窄的通道。

记者看到,经漫长岁月的洗礼和不断

改造,泰安里主体结构虽在,但外表残破,里边更是岌岌可危。一位居民说:“(火灾时)火焰从二楼窗户中不断冒出,很怕房子会塌下来。”来了13辆消防车,用了3个多小时才将大火扑灭。

修缮保护 刻不容缓

近年来,北京近现代建筑的保护日渐受到重视,然而自然的侵蚀和人为的破坏仍在持续。按北京市规划委的说法,泰安里这片区域不保护就将永远失去。

保护泰安里已被纳入北京市“十二五”时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建设规划。规划部门的初步保护方案是将该区域划定为历史文化街区,恢复民国时期风貌,在保持现有路网的前提下,对临街建筑进行“西洋式”改造。

按西城区文委相关负责人的说法,腾退完后,将结合天桥演艺区整体规划进行保护。2010年开始,泰安里启动腾退,但有十几户始终不愿搬迁,再后来院子里租房的人逐渐增多,再后来就发生了火灾。

就此次泰安里受损和后期维护修缮,西城区有关部门暂无回应。泰安里门洞的墙上,“早签协议早选早受益”的字样十分醒目,何时能够完全腾退?百年泰安里的命运令人关注。

驻京记者 于明山 实习生 张逸良
(本报北京今日电)

【相关链接】

老天桥哪来上海弄堂?

这还要从清末民初的“新市区运动”说起。《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决心向西方学习,而市政建设是她新政的一部分。原本传统文化娱乐中心厂甸是计划首选,但动迁成本太高,这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就落到了当时荒凉的天桥地区。没过几年,清政府垮台,北洋政府1914年聘请西方设计师,开建香厂新市区,用西方城市的建设理念建起一座“现代

之城”。

天桥有句老话:土得掉渣,洋得冒尖,“洋得冒尖”说的就是香厂。这方圆一平方公里的地盘内,有过诸多北京第一,第一个交通岗亭、第一个出租汽车行、第一座shopping mall、第一座专演国外大片的电影院。香厂开启了北京城市近代化的先河,新的建筑、新的格局、新的思维、新的设计形式,短时间内便在宣南贫穷

之地建起了一座“文明之城”。

泰安里是香厂标志性建筑,洋范儿十足,尤其是里面的抽水马桶,当年那可是稀罕物,因此成为当年演艺界等名人钟爱的高档住所。关于老楼的故事有多种传说:曾住着一位军阀和他的六房姨太太、遭遇十年牢狱之灾的赛珍珠曾在东南角二楼住过小半年、曾是民国时的高级妓院,当时叫“大安里”……在张恨水的笔下,无论是《春明外史》中夜游园的浪漫,还是《啼笑因缘》里吃西餐、租住里弄的新潮故事,都发生在香厂。

本报讯(记者 朱光)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组委会昨透露,“中华号角—2015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管乐艺术暨‘中华杯’中国第九届非职业优秀管乐团展演”定于4月29日至5月6日举行。

此次约20余场管乐表演活动,涵盖开幕式暨管乐表演晚会、管乐嘉年华、管乐专场演出暨闭幕式、全国非职业优秀管乐团展演等四大板块,来自国内及欧、美、亚洲等近百支团队将精彩献演。

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19个省市的近90支非职业管乐团已确定参演,他们中有大中小学、教师、军人、公安干警、工人、农民、退休老同志等,参演乐团和乐手总数大大超过上届。此外,艺术节还邀请来自马来西亚、奥地利、西班牙、匈牙利及中国香港的多支团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海军军乐团等国内顶尖团队前来参演。

《上海,不能抹去的记忆》出版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昨天,由上海世纪文睿出品、解放日报社策划的《上海,不能抹去的记忆》在沪召开新书发布会。该书以重拾上海往日记忆为主旨,图文并茂地再现了这座都市淡出人们视野的历史片段或鲜为人知的幕后。

该书按“海上回声”“惊心回眸”“民国往事”“温情定格”“海风百年”五个主题分类,更关注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上海。

瑞士藏家晚清“私房照”出版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100多年前,瑞士丝绸商人阿道夫·克莱尔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拍摄并收藏了大量晚清时期的珍贵照片。近日,这位业余摄影师在华拍摄的晚清时期的照片《一个瑞士人眼中的晚清帝国》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集结出版。

「中华号角」春天吹响